

我在十五歲的時候，便開始了在鋼鐵業中的工作。我的幼年時代是在奧勒岡省的一個小村中度過的。

關於在那個村子裏的生活，我想少微講一點。我們住在一個陰暗的小茅屋裏：那兒沒有烟窗，烟氣是從門洞中出去的，用一塊粗麻布掛在敞着的破門上來保持溫暖；烟氣從那布塊和地板之間的小孔裏慢慢地爬了出去。當大爐燒起來的時候，烟氣差不多會窒死你；使你不得不躺倒在一個木板上；一面把腳踏起來取暖，一面把臉俯得挨到地上；這樣一來，呼吸才能够比較容易一點。小茅屋的天花板漆黑而骯髒，煤焦油（譯註一）從上面滴下來，有時候還會滴到你的頭上哩。

我們吃的東西，大部分是紅薯。早晨，中午，晚上——都是些紅薯；或者些微有一點蘿蔔和「克瓦斯」（原註）。

我們常常烤一條麵包，把它平分做三塊，一直放到陣齊了再吃，因為這樣可以吃得少一點。我記不得我的母親了，她是在我一歲半的時候就死去的。母親死後，父親離開村子找工作去了，他在休茲鋼鐵廠中找到一個位置，是在鼓風爐上工作的。

我是我的祖母所養大的，因此我稱她做媽媽。

我很像我的母親，——頭髮紅色的捲曲而雜着的前髮和滿臉星星點點的雀斑。我經常穿着鹿皮鞋威的鞋子走路；褲子是用家裏的粗布做的；一件白色的襯衫，腰肢下面綳着紅色的綳綻。

祖母把我的頭髮剪成平常的平開底樣子，「瓦罐式頭」。頭髮梳好之後，就像一個瓦罐放在頭上似的，各處都顯露着剪刀的跡痕。

在我家的三頃（譯註二）土地中，一頃は草場，一頃是不毛之地，只有一頃熟地，還僅僅有一半可以耕種。這些便是我們底主要的生活資源了。

我長成一個壞蛋了，常常一個人作壞事；同別的孩子打架和偷蘋果吃，我既不怕狗咬，又不怕挨打。

甚至對於祖母，我也玩弄起騙術來了，我們有一頭乳牛，但是拿到我們食桌上去的牛奶却很少。祖母都把牠們做成乳酪出賣了。她很小心地在一塊布緊緊地包紮在牛奶桶上，假若一有人把它解開，她便會很清楚的知道。不管怎麼着，我却想到了一種通過它的方法，用繩子從布縫中插進去，通過麥稈來吸取牛奶。祖母拿着繩子，要去除掉那壞了的牛奶皮了；蓋子原樣不動的蓋着，可是裏邊却没有牛啦奶。它到那兒去了呢？這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歸罪到魔鬼或者妖精底身上吧。就是這樣地瞞哄着，過了很久的時間，她還沒有發現這是我所作的事呢。

（註譯一）煤焦油——是由煤中發揮物凝結而成的，爲黑色黏着體。

（譯註二）頃爲俄國，原名譯音是『得夏金』，每頃等於一三、〇六八方碼。約合華畝二十市畝弱。

（原註）克瓦斯——是一種用陳麵包所釀成的飲料。

二

我在學校裏讀了三個冬季的書。這便是我所受過的整個的教育了。

在進這學校之後，我被僱了去給一個地主做工。當時我只十二歲，爲着總共十二個盧布的代價，

得在整整一期的工；這一期的時間，是從三月二十五日起，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止的，在這個時期以內，必須得替他照料家畜。但是我不能長久地停留在這個工作中啊；因為我計算了一下：我每天所得的工資僅只有五個戈比克，而作客工的孩子們每天却能得到十個甚至十五個戈比克呢。

祖母要我停留下，不要破壞和主人所訂的合同。可是，我從年幼的時候起，就是一個倔強的傢伙呀。我說我要離開，而且我畢竟是離開了。隨後，我去替一個庫拉克人作工，每天的工資是十個戈比克。在那個夏天裏，我一直照料着他底家畜，騎在羊身上跑來跑去。當我少為大一點的時候，便放棄了她牧畜牲口的事情，加入挖掘園地的工作了。這是一件很重的工作，所以每天給我十五個戈比克的工資。

我們是沒有馬的，我時常這樣想着：我在這裏只是為着別人而累斷脊骨，却沒有機會在自己底土地上工作！唉，只要是有一匹馬也就好囉！

有一年，父親回來着我們來了。——穿得很整齊，一雙長統靴和一件羊皮外套。他帶着小麥麵包作為禮物。父親是不常回來的，所以我看到他就像看到白麵包一樣的歡喜。

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，父親帶我到工廠裏去。那時他正在第盧茨科夫加工作。我跟着父親一塊往車站上走，仍然穿着那破舊的麻鞋，粗布的褲子和一件胳膊下很多補綻的棉布襯衣。我自己心中暗想：『我一定要在那工廠裏賺到些錢，買一匹馬回去』。

三

我們在盧茨里搭上了火車。可是我們所帶的錢是不够到第盧茨科夫加的火車費用的；所以只買了一段路的车票；其餘的路程是偷偷地坐在貨車上的。

我們是夜裏達到第盧茨科夫加的，在鼓風爐上，熾爛的光芒高高地閃耀着；在煉焦爐裏，鮮艷絳紅的火頭，突突地噴發着。我被那些沒有見過的場面所迷住了，大張着嘴呆呆地站住啦。

過了兩天，父親要我到鋪子裏去買點驢腸。我很順利的找到了往商店去的路徑，但當轉來的時候，却找不到我們底住所了。每個地方看着都很像；都是白石頭的建築，沒有院落或樹木圍繞。那一個是我們底住所呢？我被迷住了；幾乎要哭出來。後來，我向着工廠的那個方向走了走，再開始尋找我們的住處。仔細地思索了好久，回想我們從車站上去時是怎樣走的；結果，終於想出來了，我向着一座房子走去，這房子證明了這條路是對的。

父親告訴我說，要把我僱給這個工廠裏做工了。監工人看過我一次，起初說我年齡太小；但在行了點賄賂之後，我終於被僱用了。在鼓風爐間裏，我開始了打鑛石的工作。我底事情是把石灰和鑛石底塊子打碎；每天的工錢是四十個戈比克。父親也在這一部分裏當開吊車的技工。他是管把裝料（譯註一）的吊車斗開到爐子頂上的；我底舅父在砂模間裏工作。

從剛剛開始工作起，我便對我底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。每當吃過晚飯之後，我便要到舅父那裏去，幫他做事和參觀鼓風爐；隨後，我還要去看看那馬丁爐（譯註二）和軋鋼機（譯註三）。

有一次，我偶然走進了過磅房（譯註四）向各處望望，看見有些很細的金屬線通到電燈上，它們都是沒有包皮的光線（譯註五），那時候我當然不曉得它是什麼啦。『用這些東西做「二絃琴」』（譯註六）底絃，一定是很好的』，我忽然動了心。伸手去抓住了那些線；但馬上覺得好像有人打我似的。我向四週看了看——房中並沒有一個人呀！我再去觸摸它們，覺得又受了一次打擊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甚至連桌子下面都看了看，又去作了第三次的試驗，但還是同樣的奇怪。恰巧在這個時候，管秤的人進來了。

「伯伯」我對他說：『你在這兒搗了些絃子吧，我想去摸摸它們，但每次都像是有人打了我似

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不能再試一下吧。」他逗引着我說。

我又去摸了它們，但還是跳了回來。

他猛然大笑起來，大約笑有三分鐘之久。

「這些是有電的呀，我底孩子。」最後，他告訴我：「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啊，它會弄死你的。」

在第盧茨科夫加，所有的管理主任和工頭都是法國人。我經常聽他們用自己底語言說話。有一次，我走近了他們，心中想着，假若我能聽得清楚一點的話，一定可以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。他叫翻譯員來問我是想幹什麼的。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好了；於是立刻回轉身子走開了。

鼓風爐間底管理主任是個法國人，叫做莫里爾，他有着濃黑的頭髮，淺黑的皮膚和一雙鷹樣的神光炯炯的眼睛。他老是帶着憤怒的樣子，拿着手杖到處閒遊。常常用手杖抽打工人；只要他對於某些事情不滿意時，便要揚起他底手杖來。鼓風爐上的俄國技工，是不會被相信的，只有法國人才能充當領班的，但是法國人却工作得極少，在放鐵（譯註七）之前，法國人們來了；往四處望望，喊叫着又走向自己底爐上去了。在晚餐的時候，必須送給他羹湯、肉、半派因脫（譯註八）伏地加（譯註九），一瓶葡萄酒和幾瓶「克瓦斯」。他把它們吃得精光之後，隨即倒頭便睡。夜裏，法國的工頭們睡在他們底爐上，是不會有人來阻止的；因為工場底管理主任是不會在黃昏或夜間到那兒去。實際說來，那些爐子都是俄國人所看管的呀。

我也可能成爲一個爐工吧，我心想暗暗地想着。因爲在那個時候，我每天只能拿到四十個戈比呢，而爐工們每天却已拿到兩盧布又五十戈比了。我奇怪地想着，一個人怎樣能用完這樣多的錢呢？——每一月共有七十五個盧布啊。我往爐子上去的次數更多些；要節省放鐵和一切別的工作。有時候，我被管子或桶裏的水噴溼了；或者一片正燒着的鐵屑落到我底背上了，人們大罵着：「柯魯比

揚諾克（原註），燒着你了啊！」我慌忙躲開了向我飛來的東西；才發現那只是一個惡作劇。

我試換着在爐子旁邊幫忙作些事情：翻砂，掃除渣滓和挖溝道。

有人告訴我，要想當一個好的爐工，必須要大錘掄得好，因此，我就用了很長時間去練習它。我是這樣練習的：把一個尖嘴鶴（譯註十）放在地上，然後來敲打它。後來，在這一方面我成爲一個能手了。我學得如此的精巧，甚至於到現在，還能用雙手拿着錘子來敲打一顆小針，而永不落空哩。我在剛開始工作不久之後，傳說莫里爾要被調往瑪克伊夫加的新廠裏去，而且還要帶些工人一塊。我父親去了。最初，莫里爾不願意僱用我，但是，一個朋友，監工人利比索夫替我求了情，莫里爾終究答應了。

我不再想到轉回鄉間去的事了。

當然我們底工作是很苦的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沒有例假，沒有星期日的休息；這一個禮拜是日班，下一個禮拜就得作夜班；星期六是換班的日子：這時，有一班人要一直作二十四小時，另一班人才可以休息二十四小時。可是，吃食方面却比鄉間好得多了；我們吃的是雞燴（譯註十一），米粥（譯註十二）和臘腸。我特別愛吃西瓜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第盧茨科夫所吃的西瓜底味道；在我們把它打開的當兒，一眼望去，好像上面灑着糖似的。我們底衣服比在鄉間時穿得好，並且乾淨得多。我是穿着鄉間的粗布衣服來的，而現在呢，却能置買褲子、帽子和溫暖的加克來作爲冬天的衣服了。我們時常在放工之後，到鼓風爐下的水槽裏去洗澡，那兒是永遠都有着可以取用的熱水的。當轉家的時候，我們已經換上乾淨的衣服了。

我不再留『瓦罐式頭』了，而請理髮匠替我剪成『alapoks』。

最後，然而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却是因爲工廠中的工作吸引住了我，我想着我是有機會到鼓風爐上去工作的。

我不怕火，我心想着，別的人們既然能在火底旁邊和熱氣中從事工作，那就沒有理由使我害怕了。我變得非常的喜歡那工廠了。這時，我認識了各種事物，我爬過了所有的烟囪和塔架。我喜歡看馬丁爐內的鋼是怎麼流出來的，喜欢看怎樣修理鋼軌。看着一個個紅而粗熱的塊子變成細長的鐵條，是一種極有趣的事情。我知道鋼軌是怎樣製造的，這便使我得意。我很清楚，在這個工廠中，我是有機會作爐工的。在當時，是沒有人敢夢想作爐工的，所以我底野心也極小。在最初，我只企望着能作一個運輸工人；因為這樣之後，我底工資便可以由每天四十個戈比克增加到一盧布了。

在一八九九年三月裏，我同着我家一個朋友，出發到瑪格伊夫夫加去。從亞新諾瓦亞車站起，我們便步行了。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天氣，大氣中已滿佈着新春的消息了。我們在野地裏走着，曠野已經被從冬眠中喚醒了。

（譯註一）料——在鼓風爐上，「料」包括鐵石、焦炭和石灰石等物。

（譯註二）馬丁爐——又稱平爐。

（譯註三）軋鋼機——用以軋製鋼條或鋼帶、鋼板或鋼軌的機器。

（譯註四）過磅房——磅秤所在之地。

（譯註五）光線——電線有兩種：一種是包皮線，是套銅線外面用皮子、鉛皮或者花線所包括着，用以把電流同外界隔絕；一種是皮線，銅皮線或花線。另外一種是沒有包皮的，稱為光線。

（譯註六）二級琴——吉卜琴（亦俄俄代的一種遊民底「名」所用的一種樂器）。

（譯註七）放電——鼓風爐中是每隔六小時或四小時放電一次。

（譯註八）派因脫——液體名，每液因脫等於八分之一加侖。

(譯註九) 伏地加——一種用根麥製造成的猛烈的白蘭地酒。

(譯註十) 尖嘴鶴——一種歐洲東西用的土組下網的工具。

(譯註十一) 燴燴——一種小俄羅斯人所吃的肉菜混合的食料。內含穀類物品，用紅色的甜菜汁煮成。

(譯註十二) 安鄂——用豆或米放入水或牛乳中煮成之食品。

(原編者註) 柯魯比特諾克——是一個綽號，與「年輕的柯魯包夫」意思是相同。

四

在我們到達的時候，那兒沒有一個動了工的爐子；不過廠中却正在籌備開工了。

父親和我搬進宿舍裏去，它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，被一道牆壁分隔成兩個部分，每一部分裏都住有一百人。這個住所，比在那兒文科夫加的那些要髒得多。臭蟲，跳蚤和其他的小蟲是那樣的多呀；使我在第一個夜裏一眼也沒有睡成。春季裏，街道上常常填滿了爛泥，有些時候，你必得帶上手杖，因為靴子是會被爛泥糊所吸住的。我們底靴子都得出爐子緊緊的縛住。

我開始在鼓風爐間裏工作的時候，像一個打雜的零工一樣，被派到什麼就作什麼；掃除鼓風爐上的灰塵，挖掘槽道，並且修補爐子準備開工。在礦砂來到的時候，我又被派去卸貨；除工資以外，每卸一車貨，再另外給二十個戈比賞。

我同我底夥伴克里瓦諾蘇夫在一塊上住着。我是不喜歡同父親一塊的，因為他對我管束得極嚴，甚至還要打我哩；在這兒，我是可以隨心自便的。我們兩個人，每天總要卸完三四車礦砂；可是，那些法國人們還是不滿足地催促着我們：「趕快！趕快啊！」在卸不完的時候，他們還要罰錢的。他們

告訴我們說：在法國，每人能卸完五車或六車，這是俄國人所趕不上的了。事情是這樣的發生了，在復活節底第一天，來了一車鐵砂；當時，我們都離開場子了，因為管理處不願使車子被佔着的原因，監工人跑到各宿舍去召集大家來作這件事情。因為很多人都不在家，所以連法國工頭們也得去幫着卸貨了。我和我底同伴是參加了這個工作的。而且我倆同那些法國人得有一個競賽機會了。在我們已經卸完了三車的當兒，四個法國人，還沒有把一車弄完哩。我們笑着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法國人是不能和俄國人相比的啊！』

卸砂並不是一件艱難的事情，尤其特別難的是卸卡奇底砂子，因為它是很黏膩的。當時，我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娃兒呀，還沒有發育完全哩；所以當我卸這一會鐵砂時，脊背就開始酸疼了，那便得停下來靠着鐵子歇一會兒，才能直起腰來再繼續工作。在卸砂的時候，也還必須得停一停哩。

我底夥伴克山，是在卸貨工作的。有一天他對我說：

『你知道罷，柯昌瓦揚諾克（每一個人都喊我柯昌比海諾克）。明天我要到總經理那裏去，跪在他面前，要求他允許我包辦卸砂的工作。』

相傳：從前有一個工人作了包工者，就因此致富了。

『你沒有到總經理那兒去底門路啊！』我對克山說。

『上帝幫助我，我一定能。』

第二天我問他：

『好呀，克山，你去過了嗎？』

『去過了！』

『成了嗎？』

『他們連辦公室也沒有叫我進。』

克山底美夢就這樣地結束了。

第一座鼓風爐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日開工的。

舉行了個典禮，大人物們都來，甚至於哥薩克人底頭目也來了呢。

經理底太太把一個火把弄在一條長棍上，在側過的那一頭點了火，在當時，有一個嚴格的規矩，就是，鼓風爐裏底第一把火是必須由女人們來燃起的。

開工以後，我做了運輸工人，就是把原料帶到吊車裏去。這時，我父親被派在爐頂上工作。不久，我也被派到爐頂上去學習那個工作了。可是我却不很高興，因為那鐘形的爐蓋（譯註一），沒能把爐子蓋好，漏出來的煙氣，使我們不斷的頭疼。這蓋子是越來越壞了，最後簡直沒法開了。所以工作必須間斷，爐子也要停工了。

當法國人爬到爐頂上時，發現在爐頸處，平時用以抵抗爐料之打擊而保護爐牆的大鐵圈，現在發生了捲鐵的現象而翻向上方了。於是決定把支持這個鐵圈的大釘打斷，使鐵圈落下，我開始在爐內加入礱石（譯註二），以便機工能鑽到爐底中去修理。但這時，在礱石下面的焦炭，必需依舊繼續燃燒；因為，要是把爐火熄滅的話，那就等於要便這個鼓風爐毀滅了（譯註三）。當爐中的礱石已加到相當多時，乃用一個鐵梯子下到爐子裏邊，同時還弄一條繩子將進爐修理的人週身綑妥，當他在爐內受不住熱力及氣體之蒸毒時，即將其拖出爐外。

這時候，必得有個人先爬進去才行。法國人命令工人們爬，可是沒一個人願意。在沒有別人先作試驗之前，他們是都不敢去嘗試的。而法國人們呢，又不願意自己來作榜樣。

『上來呀，小夥子們；爬進去呀！』監工的耶比索夫喊著。

但是工人們都不動。

『我知道，有一個人可以幹這個事情。』耶比索夫說：『找柯魯比揚諾克來。』

在第廬茨科夫加，他就知道我了，還稱我做『冒失鬼』呢。

『走，到爐子頂上去吧。』有人告訴我說：『那比索夫喊你去哩。』爬上爐頂了。

那比索夫帶我到這個工廠底管理主任莫里爾那裏說：

『這就是年青的柯魯包夫，他願意爬進爐子裏去。』

莫里爾向我看了看說：

『你願意下爐子裏去嗎？』

『要我到那兒幹什麼呢？』

『只要你在那兒停留一分鐘。』

莫里爾說着蹩腳的俄國話。

那比索夫向我解釋，說是要我進爐內的爐砂舖平；我向爐筒身看了看，好奇心被引起了。因為我還沒有進到任何爐子裏去過呢。

『好吧，我試一試看。』

我把錘子扔了下去，弄一條繩子縛在腰裏，然後向裏面爬將起來，剛爬下去不久，人們就開始喊叫了。

『爬出來吧。』

『少等一會兒，這裏並不壞呀，很涼爽呢。』我大聲地回答。

一點也不壞呀，那熱氣逼得並不厲害；我只是覺得有溫暖的空氣從下面昇上來。我用錘子平着爐砂，同時向各處觀看。可是，他們又在上而喊了：

『爲什麼這樣久！出來吧！』

我覺得領班們有誤惱了，隨即把鏟子放到一邊，爬了出來。人們不再害怕；繼續爬了進去。我偶然讀到一張報紙，上面有一篇關於我的論文，說我被逼迫着爬進火勢威脅下的爐子裏。其實，這是不對的；因為，我的爬進去，只是因了虛發心和對於鼓風爐工作之興趣所驅使的原故。那一天在我底生活上，却成爲一個轉捩點了。

當爐子又開工的時候，工頭走到我面前說：『你願意在渣子處工作嗎？』

去渣子處工作，和鮮紅的液體在一塊兒，是極其有趣的事，況且每天還有一盧布二十戈比克的工資呢。所以我馬上就同意了。

(譯註一) 爐蓋——其作用在封閉爐口不使漏氣。礦石加於爐蓋之上，隔相當時期把爐蓋落下，礦石即可進入爐內，故當爐蓋不能落下時，礦石焦炭及石灰石便無從加入，爐子即有停工的危險。

(譯註二) 此處加入礦石之目的，不在冶鍊而在將上面鋪一層冷料，以便工人在上面工作。
(譯註三) 爐裏的火是不能熄滅的。因為，停爐必須有停爐的步驟，否則即將發生嚴重之危險而將全廠毀滅。在開始停爐的時候，應先減少風量，再計算好爐料，恰好使一點鐵也不存於爐內，才算成功；否則，鐵汁凍結於爐內，會發生很大麻煩。

五

我在渣子處沒有工作得多久。這個工作是把鐵渣底液汁傾倒在一塊兒。在目前，這個工作使用的都是機器，而我們當時却必須用手來傾倒和翻拌渣子車。

有一回，在我傾倒渣子車的時候，發生了一個小爆炸，有些渣子飛濺到我底腿上，燒透了靴子和

裏膠布。最初並不覺得什麼，但當那燒出的泡破爛時，却是極端疼痛的。

這是我第一次的被燒。有兩個禮拜，我不能工作了。可是這並沒能嚇住我，也不會改變我想在鼓風爐上工作的熱心。我曉得，在其他工廠裏，一切老練的鼓風爐技工們，每人都是被燒過好些次的。有些在多斑的皮膚上，還留有多斑的創疤哩；人們絕想不到，偶然濺到皮膚上的小創鐵球，會能永遠地留在身上吧。除非他也被同樣地燒過，那他們是不會明白一個爐工的。我很怕像那些人們一樣，有創疤留到腿上。

我復工不久，在我們底場子裏發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。據鼓風爐工人們說，事情是這樣的：生鐵汁衝破了鑄鑊，泛流起來，順着槽道流滿了放在鐵軌上的渣子車；又泛流到鐵軌上，燒毀了中間的枕木。當它們略略冷一點時，却黏結到鐵軌上了。

充滿了鐵汁的渣子車，像燒灑哥的大鍋一樣，是必須設法消除的。而那個充滿了漸漸冷下去的鐵汁的車子，恰巧就是我們底那個，我們弄許多土撒到上面，去減低他所放散的溫度。每當一篩子土撒上去時，鐵汁便微微地閃動一下。後來，在土層上面，靠着車子底邊緣放了一塊板子。須要一個人跳上這塊板子，然後再把起重機底鋼繩縛到車上去。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去冒險嘗試啊——要是一失足，掉到鐵汁裏面，便連骨灰也不能留了。

那比索夫又想起我來了。

『等一會兒吧，我曉得有人能作這個的。』
我被叫去了。工場管理主任莫里爾問我：

『你能作嗎？』

我向板子上看一下，它已被燒得有點焦了；我只向人們看了看，青年人底不在乎勁又上來了。我說：

『我能。』

我爬到滾子車上繫了繩子。

莫里爾高興了，把我叫到面前說：

『你願意去管理煤氣部分嗎？』

『這要看你的。』

『不，好好地告訴我，你願意這件工作嗎？』

『隨你地便呢。』

可是他離開我，一直等到我說：

『我幹。』

第二天，一位法國工頭羅吉優把我叫去了。

『柯魯包夫，你到前面去，在煤氣部分上工作吧。』他對我說。

我到了鄂斯塔科夫那裏，他是主管煤氣部分的工人，我在第盧茨科夫加時就曉得他的。他正在他

底房子裏。

『你要做什麼？』他問。

『羅吉優派我到這裏來，同你一塊工作的。』

『走開吧，我這裏已經有一個人了。』

我離開他，等弄明白之後，才知道是鄂斯塔科夫已經從他底房子裏請來了一個人，和他在一塊兒

工作了。

我又回到滾子處工作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工頭羅吉優遇到了我。

『爲什麼不到煤氣部分去工作呢？幹嗎還在這裏？』

『羅吉優先生，鄂斯塔科夫告訴我，說他已經有人了。』

『沒有關係，你現在跟我一塊兒去。』

羅吉優找到了鄂斯塔科夫，對他囑咐說：『你爲什麼又叫他回去呢？』

『我已經有一個人正在這兒工作了。』

『叫你底人到渣滓處工作去吧，使柯魯包夫在這裏。』

『可是，他懂得什麼呢？』

『他可以學呀！』

鄂斯塔科夫底人被叫出來送到渣滓處工作去了。把我留在鄂斯塔科夫那裏。

他拿一個螺旋鉗向機器走去，我也拿起一個跟着他走。

他在工作了，我站到旁邊，不知道他作的是什麼。

『你爲什麼像綿羊一樣的站在那兒呢？』他惡狠狠地對我說。

『我不曉得怎麼作呀！』

『不曉得嗎？哼！……你這個傻蛋，就因爲你，我失掉了一個能够工作的人！』

『不過這也不能埋怨呀，我並沒有要求派到這兒來！』

十二點鐘的時候，他派我到他家裏去替他取午餐。

我在他家裏見到了他底太太。

『伊夫奇·太科諾維奇說，你替他預備有午餐，要我給他拿去。』我告訴她。

『對的，我立刻就可以弄好了。』

我跑到附近的商店裏，買了一瓶白蘭地酒同飯一塊帶去。鄂斯塔科夫吃了個醉飽，他高興極了。